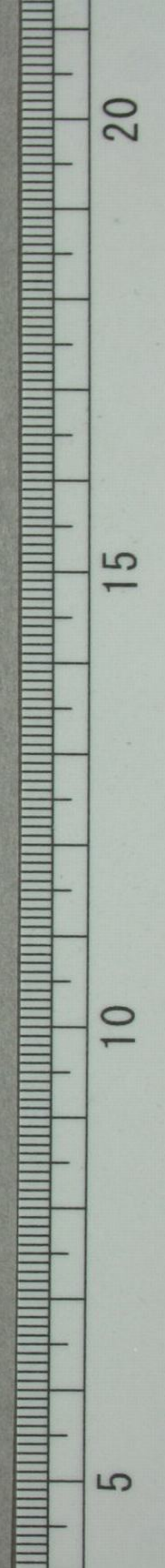


金聖
歎評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7
 5



文庫 11
D 247
5

柳田泉三郎

010190560738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聖歎外書

第二十二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日本

成島柳北

閱

伊達邦成
土生柳平

校



天下莫易於說鬼而莫難於說虎無他鬼無論次虎有性情也說鬼到說不來處可以意為補接若說虎到說不來時真是大段着力不得所以水滸一書斷不肯以一字犯着鬼怪而寫虎則不惟一篇而已至於再至於三蓋亦易能之事薄之不為而難能之事便樂此不疲也

寫虎能寫活虎寫活虎能寫其搏人寫虎搏人又能寫其三搏不中此皆是異樣過人筆力
吾嘗論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真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計即如寫虎要寫活虎寫活虎要寫正搏人時此即聚千人運千心伸千手執千筆而無一字是虎則亦終無一字是虎也獨今耐菴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筆而盈尺之幅費墨無多不惟寫一虎兼又寫一人不惟雙寫一虎一人且又夾寫許多風沙樹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風沙樹石是真正虎林此雖令我讀之尚猶目炫心亂安望令我作之耶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二十七

讀打虎一篇而歎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說矣乃其尤妙者則又如讀廟門榜文後欲待轉身回來一段風過虎來時叫聲阿呀翻下青石來一段大蟲第一撲從半空裏攏將下來時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尋思要拖死虎下去原來使盡氣力手脚都蘇軟了正提不動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隻出來且掙扎下岡子去一段下岡子走不到半路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蟲叫聲阿呀今番罷了一段皆是寫極駭人之事却盡用極近人之筆遂與後來沂嶺殺虎一篇更無一筆相犯也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跳了火锨柄引得那漢焦躁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不必與前文甚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里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已在此間一年了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却在這裡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宋江携武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在上面坐武松那里肯坐謙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歡喜燈下看美人加一倍嬌媚燈下看漢所寫秋絕調語也燈下看漢所寫秋絕調語也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問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來躲災避難今已一年

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厮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瘡疾不能動身回去却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跳了锨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敢怕病倒好了病倒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宋江好與武松做衣裳宋江歡喜武松亦累幅寫不得盡只說替他做衣裳便寫柴進知道那里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段疋紬絹門下有針工便教做三人的稱體衣裳是○宋江兄弟已換樣都做者王孫之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柴進得此一釋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喫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管顧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箇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何物小吏使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四字和平之極不柴進宋江兩箇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道小弟因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只得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間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哨棒要行哨棒此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袖襖戴着箇白范陽氈笠兒看官着眼須知此處寫箇紅也背上包裹提了桿棒哨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此存一段非烏宋江情重只圖別去柴進便宋清兩箇裏心裏耐惹真是才子等武松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三箇

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每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別路上說些閒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手道尊兄不必遠送嘗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幾步別兀那官道上有箇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箇來到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刺入武

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武松道

五才子書 卷之二十七 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來喫

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第十碗第十一碗第十二碗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穀麼讀之法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妙心妙筆見酒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無端忽從酒家眼中寫出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里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爹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第十三碗第十四碗第十五碗第十六碗第十七碗第十八碗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結一綽了哨棒立起身來特處處出色描寫彼固欲令後之讀者於陡然遇虎處渾身倚仗此物以為無恐也却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偏有出自料外之事使人驚殺○掉了哨棒第一箇身分却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第二箇身分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里去奇武松立住了問道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又作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餘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箇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箇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

聲便真箇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却把鳥大蟲說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寫酒家色這武松提了哨棒第九箇身分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奇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厮家裏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第十箇身分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之景人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箇敗落的山神廟奇文無可貼處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為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是幸然不一折反越顯出武松神威不然便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耻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對性不亦異乎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活寫出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有他寫酒醉便把壇笠兒掀在春梁上撲天也忽然驚出汗來絕世妙手將哨棒縮在肋下哨棒下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自註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

着一條五股叉奇見了武松，喫一驚道：「你你你，喫了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箇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打虎口氣，武松道：你
做甚麼兩箇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箇，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可知一撲一掀，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喫了
 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箇捕獵，和十數箇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箭等他正在這里埋伏，却見你大刺刺地，寫出神威，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箇喫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姓武，排行第二，案故處處下此四字，却
 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第一通兩箇獵戶聽得痴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可憐無甚，說得不得，不說
 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第二通我自敘，實是異嘗得意，得事不說，兩箇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罷那十箇鄉夫來，只見這十箇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箇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箇人都在
 面前，兩箇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第三通自敘，何武二說，又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箇火把。如畫衆人都跟着武松，如畫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里，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箇去報知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這里五七箇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

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開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了武松。王
也擡人，也擡，讀之不覺失笑也。投本處一箇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色是本鄉獵戶，色又是一個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定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王右軍云：夜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句下
去省，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細說了一遍。第四通自敘，衆上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色管待，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出武松，折便越頭，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羖羊，挑一擔酒，色管待，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箇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箇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子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衆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糧出大蟲放在虎床上，衆鄉村上戶都把段足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細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箇莊客將乘涼轎來，擡了武松，人把那大蟲扛在前面，虎也掛着花紅段疋，失笑，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一箇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了來，盡皆出來看，開動了那箇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都只見亞肩疊背，鬧鬧攘攘，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人

又見了這箇老大錦毛大蟲，虎心中自忖道：若不是這箇漢，怎地打得這箇虎？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替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箇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第五遍廳上廳下眾人等，都驚得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轎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廕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箇微戶，因這箇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極表武松神威，又遠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四待以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却以忠厚仁德四字結之。此恐非史，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箇都頭，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換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喫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又過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縣前來，間窺，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箇武松？回過頭來，看了，叫聲：阿呀，武松呀，凡叫三箇阿呀，是青石上陡然見虎，一是一下，兩時誤認，獵戶是虎，一是一縣前撞見此，你如何却在這裡，不是武松見人也，入後，回說出共姓名方顯武松真有太過人者，今且留之。

了這箇人有分教：陽穀縣中屍橫血染，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寶劍揮時，熱血流。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其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八

聖歎外書

第二十三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寫武二視兄如父，此自是豪傑至性，實有大過人者，乃吾正不難於武二之視兄如父，而獨難於武大之視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際，至於今日，尚忍言哉！一壞於乾餼相爭，閱牆莫勸，再壞於高談天顯，矜飾虛文，蓋一壞於小人，而再壞於君子也。夫壞於小人，其失也鄙，猶可救也；壞於君子，其失也詐，不可救也。壞於小人，其失也鄙，其內即其鄙，而其外未至於詐，是猶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壞於君子，其失也詐，其外既甚詐，而其內又不免於甚鄙，是終不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故夫武二之視兄如父，是學問之入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視二如子，是天性之入人之事也。繇學問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猶夫入之能事也；繇天性而欲如武大之愛弟者，以愛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寫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寫武大以救君子之詐，夫亦曰：兄之與弟，雖二人也，揆厥初生，則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學問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廢學問，此自為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於天性可也。

上篇寫武二遇虎，真乃山搖地撼，使人毛髮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寫武二遇嫂，真又柳絲花朵，使人心魂蕩漾也。吾嘗見舞榭之後，便欲搦管臨文，則殊苦手顫，鏡吹之後，便欲洞

簫清嘯則殊苦耳鳴馳騎之後便欲入班拜舞則殊苦喘急罵座之後便欲舉唱梵唄則殊苦喉燥何耐菴偏能接筆而出嚇時便嚇殺人愁時便愁殺人並無上四者之苦也

寫西門慶接連數番迴轉妙於疊妙於換妙於熱妙於冷妙於寬妙於緊妙於瑣碎妙於影借妙於忽迎妙於忽閃妙於有波探妙於無意思真是一篇花團錦湊文字

寫王婆定計只是數語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撥一吐一吞隨心恣意排出十分光來於十分光前偏又能隨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來真所謂其才如海筆墨之氣潮起潮落者也

通篇寫西門愛奸却又處處插入虔婆愛鈔描畫小人共為一事而各為其私真乃可醜可笑吾嘗晨起開戶竊怪行路之人紛若馳馬意彼萬萬人中乃至必無一人心頭無事者今讀此篇而失笑也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奇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裡此句在後想武大郎二哥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又怨你又想你武大口中有此妙句○想伊已自不能開又那得工夫怨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嘗喫官司教我便要隨衙聽候不曾有一箇月淨辦嘗教我受苦這箇便是怨你處此句一轉句武松道我如今在清河縣人不怕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裡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此一段主○憑空結搯出一箇搬來的緣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箇故不意後來變出無數奇觀咄咄怪事也

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箇猛虎筆頭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只須四字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箇大戶人家有箇使女歷不來姓潘潘人作對又有小名喚做金蓮金蓮二字藏在卷書鎖鑰年方二十餘歲頗有顏色因為那箇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箇大戶以此記恨於心不寫武大也良工苦心誰能知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不因此錢來武大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箇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裏藉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雅不會風流他倒無般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那武大是箇懦弱本分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仍舊妙者似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箇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參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極表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坊間壁倒揀而下揀文法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簾子一箇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四字不雅然小家恒有在這里且來厮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細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武大郎兩箇念那婦人又

手向前道叔萬福忽然改作凡叫過三絕九遍叔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
 玉柱納頭便拜極表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
 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插人有箇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
 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出門不是原來却是叔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叔叔三箇
 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待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兩
 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
 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
 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喫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氣力絕倒好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
 來我家裏住說絕不想這般姻緣却在這里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叔來
 這里幾日了而起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叔叔在那里安歇武松道胡亂
 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
 自有土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來要些
 湯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叔叔叔不強似這夥醜賤人叔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
 辭今妙品武松道深謝嫂嫂一節上作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廝會也好節自三
 來不節重承叔叔叔無只圖以嬌嬌人一句云若有嬌嬌亦可取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
 道叔叔叔叔青春多少兩句承極上不會相連娶過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
 也筆武松道武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叔三歲武第一自云春多獨能意謂豈可許大猶未近婦人又問
 武松道武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叔三歲武第一自云春多獨能意謂豈可許大猶未近婦人又問

道又說上來將叔嫂二人併作四字更無頓毫分得開去盡心妙筆一至於此叔叔今番從那里來
 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住不得搬來這里若得叔叔
 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忽然斜穿去表出心中相愛來叔叔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
 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管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
 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忽然相處來自已與武二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
 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
 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却教我撇了下來絕倒你看那
 這里坐地却不肯撒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出又倒插
 娘了下來武松道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
 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即燙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一坐得絕倒
 人心色色都有三箇人坐下武大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篩酒燙酒那里來管別事那婦
 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篩酒燙酒那里來管別事那婦
 人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
 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一誰知那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斷一武大又是
 箇善弱的人那里會管待人也斷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
 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真好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二語之未能具足受持不滿戒也
 當日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

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九叔是必搬來家裏住門時數語他臨出若是叔叔不搬來時
 教我兩口兒也喫別人笑話叔二句親兄弟難比別人三句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
 家裏過活四句叔休教隣舍街坊道箇不是五句過絕倒六句看舍街坊上說兩武大道大嫂說得是
 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
 婦人道叔叔七句是必記心奴這里專望八句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
 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箇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
 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梅銜首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九句說進此二字不我
 如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十句柴進並前者
 賞賜的物件十一句打虎叫箇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裏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
 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箇木匠就樓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床裏面放一條桌子十二句安兩
 箇炕子十三句伏一箇火爐十四句伏此非止是應用物件也若止是應用物件則便總寫一句云一應物
 設後來便好看他行武松先把手安頓了十五句分付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
 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十六句盥漱口水十七句處於纒瑣十八句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
 畫卯那婦人道叔叔十九句畫了卯早些箇歸來喫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
 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二十句瑣入妙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
 桌兒喫武松喫了飯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
 縣裏撥一箇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二十一句故老不便二十二句叔叔二十三句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
 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箇土兵來使用這廝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

等人之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
 餅徹茶菓請隣舍喫茶衆隣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又先倒插下隣舍
 嚴然未散只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裳他日靈山下隣舍
 人笑嘻嘻道叔叔十五句如何使得何敢使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十六句
 真與史公無二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
 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十七句
 力那婦人嘗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真漢却不見怪不見好是丈夫不見怪是
 話卽長無話卽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二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里彤雲密布
 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
 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絕倒先已央及間壁王婆又倒插下
 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火盆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撩鬪不
 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箇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子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
 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四句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七句武松道敢謝嫂嫂憂念入得
 門來便把盞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絕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
 壁上初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襖入房裏搭了油靴在後文者非齊中聞有必留
 叔下武二行文來實則搭了綿襖便脫油靴並未嘗有停手處也出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
 不奈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十句武松道好句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

酒武大何處哭酒乃武二已明知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帶簾子五〇亦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武大只如子不將有酒聲如若有負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如子如父語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武二不語嘗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武二不語武二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朶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箇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箇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糊塗不出的鬻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箇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箇箇要着地辭令妙品〇潘婦有相只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相與前言好也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請飲過此杯武二神威讀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書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為母我自是老娘晦氣了鳥撞着許多事武二不語武大道兄弟去了莫不文於武大也今讀其兄弟去下之人讀至此句難得武大武松拜辭哥哥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地務要極文之致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壯土兵縣衙裏撥兩箇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箇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喫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繇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箇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裏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喫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繇他們笑話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真好武大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武大叫兄弟處定帶我的二字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關了幾場向後關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簾兒關上大門行文曲折透迤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好開筆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暖春情應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簾子簾子八〇慣了妙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簾子邊走過便走得曉曉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火此一滑我極疑之不然豈前日雪天向好捏在叔叔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却是一箇妖嬈的婦人倚欄伏真有

裏坐地務要極文之致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壯土兵縣衙裏撥兩箇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箇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喫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繇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箇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裏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喫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繇他們笑話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真好武大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武大叫兄弟處定帶我的二字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關了幾場向後關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簾兒關上大門行文曲折透迤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好開筆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暖春情應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簾子簾子八〇慣了妙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簾子邊走過便走得曉曉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火此一滑我極疑之不然豈前日雪天向好捏在叔叔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却是一箇妖嬈的婦人倚欄伏真有

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奇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
 不打緊真箇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絕西門慶笑道第你
 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第起身上去又去看看天色黑了王婆却纔點
 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趨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望
 和合湯如何却王婆道大官人喫箇和合湯如何淡起身上道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語王婆點一盞
 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未西門慶又笑了去又當晚無事次日清早
 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見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法只叫他變不着那厮會討
 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王婆開了門正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西門慶
 一逕逕入茶房裏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簾王婆只看不見只顧在
 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與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笑道第
 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諫且請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此王婆哈哈笑道第我又不
 是影射的妙西門慶也笑了一回第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愈王婆道他家賣他蒸
 河漏子熱湯湯和大辣酥風西門慶笑道第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第我不風
 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
 十箇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賊西門慶

道乾娘說的是疑喫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臉王婆道不妨
 事老娘牢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毅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冷眼睨見西門慶
 又在門前趨過東去又看一看變走過西來又睨一睨變走了七八遍變逕入茶房
 裏來絕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時不見面絕西門慶笑將起來第去身邊摸出一兩
 來銀子絕兩看下文絕西門慶道只顧放着婆子暗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
 道第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着婆子暗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
 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則兩而望人垂青豈不絕有些渴喫箇寬煎葉兒茶如何仍
 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茶枯事觀着容顏便
 得知老身異樣蹣跚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猜得着時與你
 五兩銀子銀王婆笑道第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十分大官人你把耳
 朵來絕道你這兩日脚步緊趕趣得煩一定是記掛着隔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
 來第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階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喫他那日及簾子時
 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箇做道理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
 婆哈哈的笑起來道第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
 大雪的那一日賣了一箇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時西門慶問道怎
 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第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
 風情也會做馬泊六時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成時第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
 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第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成時第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

動身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第八段待他喫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箇在裏面，他若焦躁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反他若絲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了。第九段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忽然這一分倒難。忽然一頓。使讀者茫然。上來一反，一正，其有十八段，已令人癢殺。大官人你在房裏，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脚，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此處已是最後一光矣，又戒不可動手動脚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雙筋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筋，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反。若是他不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這時節，這時節，都絕了。亦絕倒矣，何況十分事都成了，這條計策如何。第十段西門慶聽罷，大笑道。第九段雖然上不得凌烟閣的好計，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此是度婆傳中正語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喫，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細絹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細絹舖裏，買了綾細絹疋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裏叫箇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五逕送入茶房裏，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自便來開了後門，後第一出現，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喫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去走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曆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箇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預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宛然難得近處一箇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細絹疋，又與

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發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看他寫出許多說話來，已上猶又被那裁縫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第三十段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畫話久聞，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頭叫人揀箇黃道好日，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忽然借曆日，忽然不必，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箇黃道好日。」忽然借日，又說已央人看箇黃道好日，老身道：「不記他。」上文活寫婆子隨口噱出，然一發夾之夾入，妙絕妙絕。那婦人道：「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第一分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箇，那婦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好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箇又怕家裏沒人看門前。」第二分王婆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光又有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語，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且說武大喫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賣炊餅。暑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十二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後門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地點茶，撒些出白松子胡桃肉，細通與這婦人喫了，抹得桌子乾淨，入便將出那綾細絹疋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量裁得完備，裁便縫起來，縫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箇不曾見這般好針線。」數於日本不寂莫，只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

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喫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門武大不忘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簾子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里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阿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喫些點心不直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嘗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了還他那婦人聽了不數語於本文無謂只是使武大當晚無話且說王婆子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整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喫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作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喫王婆道阿呀那里有這箇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里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繇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所以六婆不許入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喫了酒食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便走過後門來叫道後門娘子老身大膽只說得四字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箇喫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而陡然裹了頂新頭巾穿了一套整整齊齊

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又帶三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而來到得茶房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第三十二我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對着那婦人道此句拖着西門慶對着婦人下句指着婦人這箇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那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箇喏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第四分王婆却指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身子難得官人與老身段正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活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第三十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第三十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竿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忽插入筆那婦人臉便紅紅的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說那里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箇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箇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箇難得這等人賊人惡口明明讚之明明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這箇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他是無用之人他字妙無用字妙如出香口好婦嫁得呆郎第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擻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第五分寫

得倒 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箇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箇大官人，是這本縣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絕倒語真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說出無箇數開着箇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嘴，畫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畫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箇，新喫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畫西門慶心裏熱，已知有五分了。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巧言一者緣法，二者來得恰好，緣法只是來得恰好，來得恰好，只是緣法。二者是者，活寫出隨口假嘗言道：「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好一對兒，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好做箇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里，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又不動身，畫王婆將了銀子要去，那婦人又不起身，活畫。第六分，光又有，光雖十分，而又不動身，在作者亦提刀。第七，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厮一雙眼，只看着那了，二字活却亦是不動身，分光又有。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厮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這婆娘一雙眼，也偷覷西門慶，寫出四隻，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畫不多時，王婆買了些見成的肥鵝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桌子上，看着那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畫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

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笑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喫兩盞兒。」西門慶拿起筋來道：「乾娘，替我勸娘子請些箇，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喫，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燙酒來，寫王婆忽離忽合，龍跳虎下緊接西。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恰是嫂嫂，問叔叔語。此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三歲，恰是嫂嫂，西門慶道：「小人疑長五歲，恰是嫂嫂，勾叔叔語。此。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走進來道：「好箇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指，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妙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那里討一箇趕得上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憑空跳起，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怎地，家無主，屋倒壁，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妙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恁地時，歿了大娘子，得幾年？」騰絕倒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妙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歿了，已得三年，家裏的事，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毆氣，妙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妙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此娘子這表人物，妙那婆子笑道：「第三十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又又說起，妙想奇，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岐人，妙不喜歡，妙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取在家裏，若是他似娘子時，自冊正了他多時，妙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妙誰敢道箇不字，妙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里有中

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你小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透入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續緒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里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裏谷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含烏糊猴，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不要獨喫自呵，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糊猴，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喫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烏糊猴，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糊猴，你是馬泊六。』妙舌。只如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糊猴，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不因此句如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前半篇就兩箇人寫出活畫來，此至末後忽然又就他不做出來不信，提了籃兒，逕透去尋這箇人，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掀翻狐兔。

窩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畢竟這鄆哥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聖歎外書
第二十四回
淫婦蔡媽武大郎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聖歎外書

第二十四回

淫婦蔡媽武大郎

此回是結煞上文西門潘氏奸淫一篇，生發下文武二殺人報讐一篇，亦是過接文字，只看他處處寫得精細，不肯草草處。

第一段寫鄆哥定計，第二段寫武大捉奸，第三段寫淫婦下毒，第四段寫虔婆幫助，第五段寫何九鰲科段段精神，事事出色，勿以小篇而忽之也。

寫淫婦心毒，幾欲掩卷不讀，宜疾取第二十五卷快誦一過，以為羯鼓洗穢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藍兒，一逕迤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喫得肥了？」武大歇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喫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腴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養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烏糊猴，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地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二十九

箇小主人請我喫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喫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幾箇炊餅寫來買了些肉討了一盞酒請鄆哥喫那小厮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喫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掣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喫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肱膀趣絕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膀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藍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鈎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手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三字活畫武大神理都具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此一語先有來歷在前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何如鄆哥道你老大小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恁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此等事鄆哥固不得知第耐菴又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何絲知之誠乃博物君子

十來箇若捉他不着乾喫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喫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喫那老猪狗打了也没出氣處我教你一着寫來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作每日一般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寫來入情活是孩兒聲慢口

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便將藍兒丟出街來你便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逃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糶米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又帶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嘗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伴他些箇世人之當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喫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喫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喫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好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殺他出去了便趁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著藍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藍兒撒出來你便逃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著藍兒走入茶坊裏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糊塗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四字奇文才子罵世只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是胸中有此四字耳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裏帶箇住看著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着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以五十四就句中自成無數曲折真是以手忙脚亂之舉寫得妙手空空奇才妙筆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

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畫處
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逃來頂住了門畫注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畫好武
大槍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得開口裏只叫得做得好事畫烏龜此亦事本急今
上麻雜那婦人頂住着門忙做一團口裏便說道閒管時只如烏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
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了走好西門
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好便鑽出來拔開門好叫聲不要打好
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裏撲地望後便倒了寫便就
武大中心窩便作武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開裏一直走了妙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
開了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好又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好見他
口裏吐血面皮蠟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自碗水來看他寫婦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
攙着便從後門武大今日亦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
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反頓武大一病五日不能殼起更
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豔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
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没人來保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
倒挑撥姦夫踢我心頭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
得了妙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妙倘或早晚歸來他肯于休妙你若肯可憐我早早
伏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妙你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絕然武大死
於此數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如畫却道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

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裏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
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字意合却不佻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
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趣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
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
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
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
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
我知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非寫度妻亦復軟只是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
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奇語西
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越他狠狠
裏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
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奇稱只是奇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反妙下便是武二回
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繇身阿叔如何管得武二妙暗地裏來往半
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諸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
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
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反覆言之皆反下文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
時却要重重謝我王婆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便去真箇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
收了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

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一歇却早五更天色未曉妙西門慶迤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坊上團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非寫慶婆識人只是先着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盞隨身燈此句接前文正是第十八句却鄰舍坊廂都來申問伏鄰舍街坊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眾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伏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殼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眾鄰舍明知此人死得不明伏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眾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已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喫酒西門慶人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蹊兩箇喫了半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

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又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收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喫了幾杯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舖裏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別有報効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簾子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好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妙不曾認得他妙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妙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語一語一轉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事怪但見指甲上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
聖歎外書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

聖歎外書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吾嘗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觀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下之深觀黃河不觀龍門不知黃河之深也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見仲尼不知聖人之至也乃今於此書也亦然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讀水滸不讀設祭不知水滸之奇也嗚呼耐菴之才其又豈可以斗石計之乎哉

前書寫魯達已極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寫出林冲又極丈夫之致也寫魯達又寫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寫出楊志又極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狀各自有其裝束譬諸閻吳二子鬪畫殿壁星宮水府萬神咸在慈卽真慈怒卽真怒麗卽真麗醜卽真醜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別藏分外之絕筆又有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構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也者今耐菴水滸正猶是矣寫魯林楊三丈夫以來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乃忽然磨控忽然縱送便又騰筆湧墨憑空撰出武都頭一箇人來我得而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胸襟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心事也其形狀結束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形狀與如魯如林如

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

楊者之結束也。我既得以想見其人，因更迴讀其文，爲之徐讀之，疾讀之，翱翔讀之，歇續讀之，爲楚聲讀之，爲豺聲讀之，嗚呼！是其一篇一節一句一字，實非儒生心之所構，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矣。是真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絕筆矣。如是而尚欲量才子之才，爲斗爲石，嗚呼！多見其爲不知量者也。

或問於聖歎曰：魯達何如人也？曰：閻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狹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楊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駁人也。曰：柴進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厭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吳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榮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盧俊義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鈍人也。然則水滸之一百六人，殆莫不勝於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獨人人未若武松之絕倫超羣，然則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魯達之潤，林冲之毒，楊志之正，柴進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吳用之捷，花榮之雅，盧俊義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斷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殺虎後，忽然殺一婦人，嗟乎！莫咆哮於虎，莫柔曼於婦人，之二物者，至不倫也。殺虎後，忽欲殺一婦人，曾不舉手之勞焉耳。今寫武松殺虎，至盈一卷，寫武松殺婦人，亦至盈一卷，咄咄乎異哉！憶大雄氏有言：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今豈武松殺虎用全力，殺婦人亦用全力耶？我讀其文，至於氣咽目瞪，面無人色，殆尤駭於讀打虎一回之時，嗚呼！

作者固真以獅子喻武松，觀其於街橋名字，悉安獅子二字，可知也。

徒手而思殺虎，則是無賴之至也。然必終杖哨棒而後成於殺虎，是猶夫人之能事也。故必於四閃而後奮威盡力，輪棒直劈，而震天一響，樹倒棒折，已成徒手，而虎且方怒，以徒手當怒虎，而終亦得以成殺之功，夫然後武松之神威以見。此前文所已詳，今亦毋庸又述。乃我獨怪其寫武松殺西門慶，亦用此法也。其心豈不曰：殺虎猶不用棒，殺一鼠子何足用刀？於是握刀而往，握刀而來，而正值鼠子之際，刀反踢落街心，以表武松之神威，然奈何竟進鼠子而與虎爲倫矣！曰：非然也。虎固虎也，鼠子固鼠子也，殺虎不用棒，殺鼠子不用刀者，所謂象亦全力，兎亦全力，觀獅子橋下四字，可知也。

西門慶如何入姦，王婆如何主謀，潘氏如何下毒，其曲折情事，羅列前幅，燦如星斗，讀者既知之矣。然讀者之知之也，亦爲讀之而後得知之也。乃方夫讀者讀之而得知之之時，正武二於東京交割箱籠街上間行之時，卽又奈何以已之所得知，例人之所不知，而欲武松聞何九之言，卽燎然知姦夫之爲西門，聞鄆哥之言，卽燎然知半夜如何置毒耶？篇中處處寫武松是東京回來，茫無頭路，雖極英靈了無入處，真有神化之能。

一路勤敘鄰舍，至後幅，忽然排出四家鋪面來，姚文卿開銀鋪，趙仲銘開紙馬鋪，胡正卿開冷酒鋪，張公開餠舖，合之便成財色酒氣四字，真是奇絕，詳見細評中。

每聞人言，莫駭疾於霹靂，而又莫奇幻於霹靂，思之驟不敢信，如所云：有人掛兩握亂絲，雷電過，輒已絲絲相接，交羅如網者，一道士藏繭紙千張，擬書全笈，一夜遽爲雷火所焚，天明視之，紙故無恙，而層層遍畫龍蛇之形，其細如髮者，以今觀於武二設祭一篇，夫而

後知真有是事也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眾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箇火家又尋扇舊門，一扇已傳...

子一言半句，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反說至此，何九叔道：「家有賢妻，四字通俗，文讀却只說半句，有如歌後者，便活畫小...

五洲奇書 卷之三十一

柴家莊上得是武二便講過他許多要尋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刀薄的解腕刀亦寫持
地出色增出八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細叫一箇土兵鎖上了房門細去縣前買了些米麪椒
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
點起燈燭鋪設酒舖到兩箇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
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讐把酒澆
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大嫂便叫休哭自家却又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恓惶描寫
放兩邊鄰舍又緊緊不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把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文絕不能為下
舖和土兵喫了好酒好飯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
自睡直與雲長門傍邊四一深防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
活看那土兵時駒駒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
正打三更三點黑先寫此兩句使讀者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
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疾出有張有勢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盤
旋昏暗燈都遮黑了壁上紙錢亂飛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箇人從靈
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字寫得真好武大我死得好苦武松聽不仔細筆便從頭告訴一
遍非惟無理兼却待向前來看時並沒有冷氣亦不見人自家便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
好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土兵時正睡着迴想此時正在夢勢環滾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

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借武二口放在心裏不題等
天明却又理會天色漸白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
夜來煩惱好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重問起妙絕前是二句一氣注射問去
精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喫妙
三句三誰字景景如貫珠高武二意思定要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
是誰買棺材妙却此一問難問出一箇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
去妙此一問却問不濟事與無人同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
縣裏畫卯却來寫武二便起身帶了土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土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
麼土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借影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映街名
躍下文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好武
松却推開門來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是天初聽得是武松歸來嚇得手忙
脚亂頭巾也戴不迭畫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好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
松道昨日方回到這里有句話問說則箇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
武松道不必免賜寫兩句活畫出心忙口燥兩箇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
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寫武二說不出話何
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怪筆何九叔見他不做
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怪筆酒已數杯只見武松
揭起衣裳颯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驚才怪筆讀量酒的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

五洲奇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吐氣先寫量酒次寫何九叔筆法錯落顛倒武松將起雙袖又加上四字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粗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開畫對我

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捉住何九叔不知頭路便把一綠故都要他說出活都是生龍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出妙話倘若半句兒差我這口刀四字立定教你身上添

三四百箇透明的窟窿出妙語不道武松機密靈疾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燒化便疾換出此二句來寫勿忙便真勿忙殺人寫機變便真機變殺人武松道罷一

雙手按住脛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字又加出廿一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

箇袋兒好在酒樓上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箇袋子便是一箇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

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並

然不知前後因地好說所謂忽於正月二十二日此等事定應換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

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好說

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

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箇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好說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

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簾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

本待要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害心疼病死了好說因此小人不

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好說第三日聽得

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

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好說便

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茲夫還是何人此六字俗筆所無真正是何九叔道却不知

是誰小人間聽得說來好說有箇賣梨兒的郛哥那小廝曾和二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

人不知好說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郛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箇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

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錢武松便同何九叔望郛哥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

那小猴子挽着箇柳籠栲栳在手裏糴米歸來如何九叔叫道郛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郛哥

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亦借影你兩箇尋我做甚麼郛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

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三字接下文

因一頭說一頭摸出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郛哥自心

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

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道賣造三分飯來對郛哥道兄弟你雖年紀

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

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開中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郛哥道我

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與正月二日對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

郎掛一鈎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

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聽得了這話一逕進去尋他耐耐王婆老猪狗攔住

不教我入房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

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我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廝手

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苦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

五十一

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 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 先把籃兒撒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 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箇頂住了門... 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 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 官府怪我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 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 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箇一直帶到縣廳上... 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 則箇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 官人自不必說... 也是箇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 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箇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 須要自已尋思當行即行... 前只指二人此方取出三告道覆告相公道這箇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 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

人在房 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 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 須要屍傷病物踪忽與潘驢郭小間作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 却又理會... 帶在身邊... 我去便來也... 是已牌時候帶了箇士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 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婦人慢慢地行下樓來... 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 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 酒兩箇士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箇前後把門... 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 了乾娘自有箇道理先備一杯茶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 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

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箇都心裏道
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舖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
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
坐了上回已覺淫婦好色度婆愛鈔矣此忽乘便借鄰舍舖面上憑空點染出來姚文卿生
銘下即在潘氏一行者言因花娘搽脂點粉致有今日酒席也又云吏員出身者不惟便於下
文填寫口詞亦表一場官司皆從婦人描眉畫眼而起也氣至深也書夜夢
坐王婆肩下則知度婆但知錢色便寫而不知禍患乃今其驗之然悔已晚矣看財氣四事乃
今財色二者已極言之止少酒氣二字便隨手換出冷酒舖兩舖來真才子之文也又去
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舖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
道如何使得眾高鄰都在那里了不繇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
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小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問道有些尷尬那
里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
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
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
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為
何先坐定不走了愈頭筆勢陡然自問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似監禁的一般忽然自答
得讓此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
把前後門關了好後門此日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箇大喏說道眾高鄰休怪小人
龔鹵胡亂請些箇眾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

意思眾高鄰休得笑話則箇土兵只顧篩酒眾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
正卿便要起身乘好活畫說道小人忙些箇武松叫道去不得可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
胡正卿心頭十五箇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
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活畫乘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土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兵喫了七
杯酒過眾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十箇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杯盤疾少間再
喫四守武松抹桌子疾眾鄰舍却待起身疾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疾道正要說話寫得
一千高鄰在這里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指帶吏人不是
武松便唱箇喏道相煩則箇便捲起雙袖先觀四去衣裳底下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
甚疾又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拇指按住掩心字在前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可道諸位高
鄰在此小人寬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眾位做箇證見開書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
定王婆衆人勢寫武二旋寫四家鄰舍驚得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厮覷不敢做聲武松
道高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龔鹵漢子便死也不怕五字只是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讐
報讐並不傷犯眾位只煩高鄰做箇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
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神句眾鄰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
本後慢地却問你按放下便動回過臉來看婦人罵道疾你那淫婦聽着我把我的哥哥性命
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疾你哥哥自善心疼病死了干
我甚事說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耽察子插在卓子上疾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右手劈胸提

五才子詩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聖歎外書

第二十六回

母藥又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前篇寫武松殺嫂，可謂天崩地塌，鳥駭獸竄之事矣。入此回，真是強弩之末，勢不可穿魯縞之時。斯固百江郎莫不閣筆坐愁，摩腹吟歎者也。乃作者忽復自思，文章之法，不止一端。左之右之，無不咸有。我獨奈何？菁華既竭，寒裳便去。自同鼯鼠為菘，林笑哉。於是便隨手將十字坡遇張青一案，翻騰踢倒，先請出孫二娘來。寫孫二娘，便加出無數笑字。寫武松，便幻出無數風話。於是讀者，但覺峰迴谷轉，又來到一處勝地，而殊不知作者正故意要將頂天立地戴髮嚼齒之武二，忽變作迎奸賣俏不識人倫之猪狗。上文何等雷轟電激，此處何等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陽岡上大蟲，此處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得後幅，便一發盡興寫出當胸樓住，壓在身上，八箇字來。正是前後穿射斜飛反撲，不圖無心，又得此一番奇筆也。

相見後，武二叫無數嫂嫂，二娘叫無數伯伯。前後二篇，殺一嫂嫂，遇一嫂嫂，先做叔叔，後做伯伯，亦悉是他用斜飛反撲穿射入妙之筆。

張青述魯達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箇頭陀來。此文章家虛實相間之法也。然却不可使謂魯達一段是實，頭陀一段是虛。何則？蓋為魯達雖實有其人，然傳中却不見其事。頭陀

雖實無其人然戒刀又實有其物也須知交到入妙處純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聯綿激射正復不定斷非一語所得盡讚耳

此書每到人才極盛處便忽然失落一人以明網羅之外另有異樣奇人未可以耳目所及遂盡天下之士也即如開書將說一百八人為頭已先失落一王進張青光明寺出身便加意為魯達武松作合而中間已失落一頭陀宋江三打祝家之際聚會無數新來豪傑而未後已失落一欒廷玉嗟乎名垂簡冊亦復有幸有不幸乎彼成大名顯當世者胡可遂謂蚌外無珠也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讐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天在上地在下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讐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天在上地在下靈牀子就今燒化了讀之心痛報讐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天在上地在下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細語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是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箇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捉了兩顆人頭送到縣裏來真好此時鬩動了一箇陽穀縣街上看得人不計其數第一番看迎虎第二番看人何其樂也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右邊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伴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簡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簡驗

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寫得絕倒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箇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用筆甚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箇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武大有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死讀之絕倒招中讀狀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是箇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此處數段俱是冷映出來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前文問中應出活話不意至此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妙寫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杖武大骨殖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眾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開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陳府尹是箇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賊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武大骨殖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筆墨抑揚府何察察只是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好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細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裏自有幾箇土兵送飯讀此筆句

我獨論之語不覺淚涕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箇仗義的烈漢時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
子嘗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皆此處一語又德四海之內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
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箇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
辦此篇寫武松既寫得異嘗則寫四邊人定不得都寫得異嘗譬如畫虎者四邊草那刑部
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王婆獨縣招漏人說夢矣
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嘗仍不採此句以明未以致
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妙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讐鬪殺西門慶姦夫
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妙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妙其餘一
千人犯釋放寧家妙文書到日即便施行尤妙依此決不待候秋後矣實東平府尹陳文昭看
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隣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犯都到廳前聽斷牢
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獨好
其餘一千衆人省論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這副便有寫
了犯繇牌這副便有畫了伏狀這副便有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這副便有四道長釘三條綁
索這副便有東平府尹判了一箇字副便有一字六分這副上坐下擡便有一字七分這副破鼓響碎鑼
鳴便有一字八分這副犯繇前引混棍後催便有一字九分這副兩把尖刀舉一朶紙花搖便有一字十分這
了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副都分完了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副了王婆此句可快正是
看上文數行都自置一松筆也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

受他獨銀舖也二郎者為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箇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
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與兩箇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細亦回水縣
去了武松自和兩箇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
一路只是小心伏待他不敢輕慢他些箇防送不同武松見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
裏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公人喫話休絮繁武松自從三月初
頭殺了人漢坐了兩箇月監房好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好筆去年此際楊志
番公案速炎炎火日當天燦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
大道三箇人已到嶺上却是已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箇
公人道也說得是三箇人迤邐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傍着谿邊柳
樹上挑出箇酒帘兒如武松見了指道那里不有箇酒店三箇人迤邐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
挑一擔柴過去通無姓名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里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
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如十字坡也前賣珠其心已詳論之武松問了自和兩
箇公人一直迤邐到十字坡邊看時為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籐纏着如看
看林過大樹邊早望見一箇酒店門前櫺檻邊坐着一箇婦人曹正店中一箇婦人不知誰店中露
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髮邊插着些野花望寫一番遠見武松同兩箇
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襟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
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之畫今又近看寫一番嘗言美人之美乃在或遠或近
也何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句好肉句要點心時好大饅頭色行兩箇公人和武

松入到裏面一幅栢木卓凳座頭上兩箇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
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里又沒人看見我
們擔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卓子底下
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牆檻上景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前寫潘氏用許多笑字閃耀為
奇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燙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
道也有好大饅頭坡又說一句深表大樹武松道也把三二十箇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
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隻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甕上
取一籠饅頭來放在卓子上兩箇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一箇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
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饅
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
坡客人誰敢那里過肥的切做饅頭餛飩瘦的却把去填河只圖押韻遂與今日詩社無那婦人
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餛飩肉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
毛一般雖說是饅頭乃其語瀟灑之極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絕妙
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箇須冷落絕妙風語宛
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
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了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
安歇不妨也說一句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要他
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

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風話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錠渾色酒
來武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燙來你嘗
看婦人自笑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
燙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笑道客官試嘗這酒兩箇公人那里忍得饑渴只顧拿起來喫
了武松便道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
這酒潑在僻暗處只虛把舌頭來呷道好酒還是這箇酒衝得人動寫得武二真是妙那婦人
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
後撲地便倒武松也雙眼緊閉撲地仰倒在凳邊妙只聽得笑道絕妙着了絲你奸似鬼喫
了老娘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聽得飛奔出三兩箇蠢漢來絕妙聽他兩箇公人
先扛了進去這婦人便來卓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想是捏一捏約莫裏面已是金銀想
東西聽得把包裹纏袋提入去了妙聽得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
單寫武松來那里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妙只聽得婦人喝道妙你
這鳥男女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段這箇鳥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
這廝用又使武松話不說計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絕妙
絕妙赤膊着使武松話不說計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絕妙
手一拘拘將纏來當胸前攬住無不可思前者搜搜日夜望之妙人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

五才子奇書 卷之三十一

更舞而件下文的都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人頂骨上但
筆先出三件陪下二件陪一件不知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前曾達自將云見戒刀三
下文四覆描寫不意戒也語獨戒刀餘物只色相寫便知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看他不更註一
湖上行院妓女之人映眼於行院後無甚關生只有意無意與武松殺潘氏胡可得想也反他們是衝州
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廝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
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
不可壞他本然後正絕人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
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擊上轉對渾家說一句寫出活張青來母藥又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
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聲伯伯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
的人何肯戲弄良人將字回兩出大篇我見嫂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
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發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拿住甚是衝撞了嫂嫂休怪
作者將波等處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
兩箇公人則箇寫人處張青便引武松到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着幾張人皮妙梁上吊
着五七條人腿妙見那兩箇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之妙武松特詳之以為頭陀之稽開糾
齊出色也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
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絲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歡喜不盡不盡寫得真豪可歡喜便對武
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

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開了孟州城開動了安平寨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擲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五才子奇書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五才子書
卷之三十一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二

聖歎外書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上文寫武松殺人如菅，真是血濺墨缸，腥風透筆矣。入此回，忽然就兩箇公人上，三翻四落，寫出一片菩薩心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慈，又未有仁慈過於武松也者。於是上文屍腥血跡，洗刷淨盡矣。蓋作者正當寫武二時，胸中真是出格擬就一位天人，憑空落筆，喜則風霏露灑，怒則鞭雷叱靄，無可無不可，不期然而然，固久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逵之拈刀便搥者所同日而語也。

讀此回，至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箇之語，嗟乎，豈不痛哉！夫天下之夫妻兩箇，則盡夫妻兩箇也。知之何而至於松之兄嫂，其夫妻兩箇獨遠至於此之極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於生松之兄，是誠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與松之可以不捨兄而遠行，是皆人之所得爲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財主又必白白與之，松之志可以不捨兄而遠行，而知縣又必重重托之。然則天也，非人誠斷斷然矣。嗟呼，今而後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內，尚有夫良妻潔，雙雙兩箇之奇事。而今初出門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張青一對如此，可愛松即金鐵爲中，其又能不向壁彈淚乎耶？作者忽於叙事縷縷中，奮筆大書云：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嗟呼，真妙。

世宗本紀 卷之三十一

筆矣，忽然字俗本改作因此字，又於兩箇下增厚意字，全是學究注意盤殮之語，可為唾

抹，今並依古本訂定。
連叙管管逐日管待，如云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盒子看時，是一大罐酒、一盤肉、一盤子麪，又是一大碗汁，晚來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子來，是幾般茶蔬、一大罐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人來，一箇提隻浴桶、一箇提一桶湯，送過浴裙手巾，便把籐篋鋪了，紗帳掛起，放箇涼枕，叫聲安置。明日那箇人，又提桶面湯，取救口水，又帶箇待詔篋頭，縮髻子，裹巾幘，又一箇人將箇盒子取出茶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喫罷，又是一盞茶，搬房後，那箇人，又將一箇提盒看時，却是四般菓子，一隻熟鷄，又有許多蒸捲兒，一注子酒，晚間洗浴乘涼，如此等事，無不細細開列，色色描畫，嘗言太史公酒帳肉簿，為絕世奇文，斷惟此篇足以當之。若韓昌黎畫記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

將寫武松威震安平，却於預先一日，先去天王堂前間走，便先安放得箇青石墩在化紙爐邊，奇矣，又奇者，到明日正寫武松演試神力之時，却偏不一直寫，偏先寫得一半，如云輕輕抱一抱起，隨手一撇，打入地下一尺來深，如是便止，却自留下後半，再作一番寫來，如云一提一擲，一接輕輕仍放舊處，直至如此方是武松全副神力，盡情托出之時，却又還有一半在後，如云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是也。讀第一段，並不謂其又有第二段，讀第二段，更不謂其還有第三段，文勢離奇，屈曲非目之所嘗觀也。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反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里把兩箇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此實一若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張青平生此處已只提魯達為一篇文，上武松道最是兒長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嫂嫂語直神伏殺，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剗人凳上，攙起兩箇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箇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里，這家怎麼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成語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箇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箇火家，自去宰殺鷄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坐，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景夏放了桌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箇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張青待武松，并兩箇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里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再表一逼，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為善的人，你只顧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頻表所以武松

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髭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
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朶邊畧說了幾
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松引路看一他寫管營手柔武
松道我於路不曾害妙酒也喫得肉也喫得飯也喫得路也走得出妙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
中得病到這里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妙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
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層更妙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出妙反說
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語新寄下倒是鈎腸債語新幾時得了妙兩邊看的人都笑
此句便是管營更無人矣一行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妙不曾得汗故出狂言
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思妙願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至此等處皆且止試思也
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裏眾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
麼妙武松道不曾有眾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
道還是怎地來結果我眾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來與你喫了妙趁飽帶你去土牢
裏把索子細翻着藁薦捲了你塞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
這箇喚做盆弔前便令安帖偏又翻出兩番刑法來使讀者重復憂起絕世奇格武松道再有
怎地安排我眾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却把一箇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
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袋得備有兩樣寫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
絕只管問眾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眾人道猶未了只見一箇軍人托着一
箇盒子入來問道那箇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武松問道武松問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妙那

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里武松看時一大鑊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寫得
知其何也逐色開列以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妙我且落得
表不是草草供具妙絕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妙我且落得
喫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去
事見有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妙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
人寫成武松又頂一箇盒子入來奇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妙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里擺下
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鑊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開列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喫
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妙且絲他便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喫了却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
了收拾碗碟回去了逐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出武松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
寫一箇提一大桶湯逐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絕武松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
手妙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松動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
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細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細提了
浴桶去了一箇便把藤篾句紗帳細武松將來掛起服鋪了藤篾細放箇涼枕服細
了安置心服事也回去了並武松把門關上拴了高枕無事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
箇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妙放倒頭便自睡了夜無事有此四字各處天明起來纔
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一又取漱口水漱了口
二又帶箇筵頭待詔來款口又寫出筵頭奇不可言替武松篋了頭三縮箇髻子裹了巾幘
加一倍寫武松動手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加
色逐開列武松想道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一盞茶上縮箇髻子裹了巾幘

色之法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請道這里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
搬飯却便當文情怪險至此武松道這番來了妙我亦驚謂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便來
收拾行李被卧一箇引着武松箇字有亂山葱蘢之勢那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箇去處推
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何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
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便是比單身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日中
那箇人又將一箇提盒子入來手裏提着一注子酒茶還未歸結還要寫出許多將到房中打開
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兒又逐色開列武松心裏付道畢竟是何如妙到
也是許多下飯省又請武松洗浴了省乘涼二字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
我也這般想却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
行出寨裏來間走管營看顧後讀者便急欲得知其故久矣忽然接入連日看待之厚一篇煩
此番便當有箇歸結文却景雖又幻如在天山險道中耳目應接不暇然心頭已極悶悶正圖耐過
的却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里去躲這熱一聞武松却背叉着手本借囚徒做工
反借武松又手觀出囚徒用筆真如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此語與何不同處何
司馬入龐家不復辯其誰實誰王只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此語與何不同處何
意挑剔耳極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里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
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死不得死
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倒插而入
其不知有箇關眼是縛竿脚的倒插在此奇絕才于好塊大石白受承乃世白地而先縮染者此

又有未見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只聞坐地了自存想妙只見那箇人又搬酒
和肉來脚上又找話休絮煩半日亦細煩之極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
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
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惟讀者忍不住了連讀者亦忍不住了不你是誰家伴當怎
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寫得不好忍住了你是誰家伴當怎
梯已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句喫了怎地句那人道是管
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奇文益武松本與魯達一雙故魯達有老種管營相公小教送與都頭
喫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
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忽又一頓頓住武松
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妙這箇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
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里曾和我相會我便喫他
的酒食字三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
是小管營字三那箇人道正是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
那箇人二說出一字句○並不說却已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麼
奇事併作一事○那人道正是武松道却又蹣蹣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
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共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
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武二天你且去請他
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

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里肯去至此又頓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偏能又頓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妙實是奇極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覓相見今日幸得兄長至此正要拜識尊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武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武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箇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特特說出如許一箇大員頭却只說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月瘧疾一句言是三月瘧疾後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一句言又也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一句言尚何況今日又非醉後今日既非病後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一頓武松道兄只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躍而入施恩道恐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再頓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眾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

來都躬身唱喏此句不是開筆寫景蓋倒插衆武松把石墩畧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情了那里拔得動先奇妙無比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箇拏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拏一拏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如此可謂再寫出一半看他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插入衆人一句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捉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處此方是奇絕之筆在後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此又施恩道兄長非凡人也不跳之筆施恩道近前抱住武松便拜至不覺抱任矣武松道兄長非凡人也全副武松施恩道近前抱住武松便拜至不覺抱任矣武松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施恩道近前抱住武松便拜至不覺抱任矣武松道兄長非凡人也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相妙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妙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有些詔佞的非爲人也何以不是此數語故知下筆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脚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